

論清代玉器之美

宋小君

諧音之美——雙關語之美

中國文字，具有形、音、義三種特性，加以一字一形，一字一音，其中形聲字又佔百分之八十。又由於同音字很多，因此會造成諧音雙關的效果。在西方拼音字，便無此現象。這是中國文字的特色。

在中國文學中雙關語的使用，北方文學很少出現，唯有南方的作品，有較多雙關語。例如：中國詩經、楚辭只有雙關義的使用，〈桃夭篇〉中以桃花暗喻新娘、春天。〈離騷〉中則以香草美人喻君子。而真正使用諧音雙關語的，在文獻資料中見《漢書·匈奴傳》，其中有一首匈奴歌：

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繁孳。

「焉支」與「胭脂」同音。這是漢人佔領匈奴的焉支山，使匈奴的婦女無胭脂可化粧。佔領了他的祁連山（天山），使他們的六畜無處可放牧。這種諧音的民歌，深富情趣，以歌謠來抗議漢人佔據他們的土地。

以後的文學作品，也鮮見雙關語的使用，到了南朝吳地的民歌，大量的使用雙關語，變成文學中特有的特色，構成「吳歌格」使歌更見活潑，而增加精彩。例如：子夜歌：【一】

高山種芙蓉，復經黃蘗塢。

果得一蓮時，流離嬰辛苦。

詩中的「芙蓉」是諧音「夫容」。黃蘗暗示苦心，「蓮」諧音「憐」，憐愛之憐。嬰；吳地之方言。加之意。以上是異字同音的雙關語。

唐詩受六朝民歌的影響，使用「吳歌格」的記錄也甚為普遍。例如：劉禹錫的《竹枝詞》，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用「晴」來寫情感的「情」也是異字同音的使的使用效果。又唐·溫庭筠《新添楊柳枝》

井底點燈深燭伊，與君長行莫圍棋。

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井底點燈——歇後語——深燭，又意指，深深叮囑之意。長行——同字同音雙關語，比喻男、女交往相處，相愛

長久。圍棋——異字同音比喻違背佳期。骨子安紅豆——歇後語，是入骨相思。這些雙關語的使用，有同字同音，異字同音以及歇後雙關語，把雙關語的使用，發揮到最高境界。

民間的作品，有時用詞拙樸，但情意之真，卻是文人所意想不到的自然、率真與美。例如明·馮夢龍：《山歌》中的一首民歌：

不寫情詞不寫詩

一方素帕寄心知

心知接了顛倒看

橫也絲來豎也絲

這般心事有誰知【二】

這首「絲」與相思的「思」造成的諧音雙關語，其中的巧妙乃是將懷春少女的心事，表露的淋漓盡致。

清人在玉器的雕刻，工匠的構思，將中國文學雙關語的奧妙，用在玉器之塑造之上，借玉石的原有形狀及天然之色澤、尺寸的大小，使頑石脫換骨，使本無情意的玉石，變為富有情趣的藝術品。使頑冥不靈的璞石，化作品瑩剔透的寶玉。以下用清代有關諧音雙關語的玉器為例：

(1) 歲歲平安

這件清宮的舊藏——白玉雙鶴鶉，雕著兩隻臥形的鶴鶉，口中啄著稻穗。鶴鶉的「鶴」與平安的「安」字同音。而「穗」與「歲」也是同音。很明顯的表現出，這件白玉鶴鶉的雕刻主題是「歲歲平安」的吉祥意。

(2) 馬上封侯（輩輩封侯）

玉雕中最常見的作品——玉馬背上騎著的是一隻猴子。或者是母猴背上背著一隻小猴。「背」與「輩」字同音，「侯」與「猴」亦同音。「馬上」同字同音——立刻的意思。寓意很快就升官。而背著猴子的寓意，即輩輩封侯，世世代代都居官宦之家。

(3) 萬象如意

清代玉器中以「象」為主要的作品非常多。像這一件玉雕的巨象，背上一童子，手持一柄如意，似是替大象搔背，而如意的首與柄之間，有一「卍」形之纏帶。佛教「卍」即萬之意，這件「萬象如意」的作品，正取其「萬象」，同字同音的諧音雙關語。

其它尚有童子騎在象上替象沖洗之「雙童洗象」，取「萬象更新」之意，以及「蓮生貴子」、「瓜瓞綿綿」、「福至心靈」、「福在眼前」都是使用諧音雙關語。將玉器的雕刻達到寓意的效果。

象徵之美

關雎之義，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象徵夫婦和諧之美。龍鳳呈祥，卿雲高照，都是象徵吉祥之意，中國古代有許多圖案，用在一般家庭或宮室。例如：「三陽開泰」掛在大廳之上，五隻蝙蝠，象徵五福臨門。或者一隻蝙蝠、一隻鹿、加上一個南極仙翁，或是一隻仙鶴，就是福、祿、壽的象徵。

其他，在窗簾上繡的吉祥如意，綿被上、枕頭上繡的鴛鴦戲水，或並蒂蓮花，這類圖案都是含有中國文化與民俗的意義，世代相襲、流傳不絕。

從民俗學的觀點來看，流傳民間的一些風俗器物之中，都含有象徵之美，尤其是婚宴喜慶的禮儀和服飾，都有濃厚的傳統文化和民族的色彩。例如：

婚嫁之時，在北方迎親花轎上，掛上整根帶葉的竹子，象徵夫妻白頭偕老的含意。竹子中間有節，象徵女子堅貞守節，竹子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它是中空，象徵謙虛的美德；有如謙謙君子。在今日台灣地區，依然有這種民俗，只是以甘蔗；代替了竹子。

同時花轎上還要掛一對雁，是關雎之義，從詩經的關雎篇，便暗示關雎是大雁，而大雁是摯鳥，表示雌雄一對一對，永不分離，守節而不雜亂。因此後代迎親轎上都有掛雁的民俗。象徵夫婦和樂之美。

自古以來，人們交往，相互饋贈，便是以雁做為贄禮表示真情相待。如同雁群一樣。從元好問的〈摸魚兒〉可知雁的痴情。象徵人間情意執著與感人。其詞曰：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地南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離別苦，是中更有痴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景，隻影為誰去？

橫汾路，寂莫當年簫鼓，荒煙依舊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風雨。天也妒，未信與，鶯兒燕子俱黃土。千秋萬古，為留待騷人，狂歌飲，來訪雁丘處。【三】

元好問在詞前有一自註本事

乙丑歲，赴試并州，道逢補雁者云：「今日獲一雁，殺之矣，其脫網者，悲鳴不能去，竟自投於地而死。」予因買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為識，號曰雁丘。時同行者多為賦詩，予亦有雁丘辭。舊所作無宮商，今改定之。

乙丑年元好問的年少往事，與同行赴并州應試，途中遇一獵雁人且述：「他所獵一雁，捕殺之，而另一脫網者，悲鳴徘徊不去，然後自己投地殉情而死。」元好問憐恤這對雁的摯情，因此將此雁買而葬在汾水之上，累石為記，名為「雁丘」供騷人墨客憑弔。而寫下〈摸魚兒〉，其開端幾句，成為千古絕唱。

雁一向象徵摯鳥，是暗示夫婦情侶。在玉器上，動物類的雕刻，往往用鴛鴦、寶鴨、雙雁象徵夫婦的恩情。有時也雕刻一些寶鴨穿蓮，玉雁含穗，象徵連中甲第，或歲歲豐收等象徵之美。玉本身象徵溫潤、堅貞之美。因此在清代的玉器中，有關象徵之美的作品很多，今舉例如下，以見一斑。

1. 翠玉白菜

參觀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你一定會被一件清代的玉器所吸引，那就是翠玉白菜，就如同回到時光隧道，共享清

代帝王婚禮的喜慶。翠玉白菜也確有它吸引人之處，除了他的造形之外，含意的象徵也極為動人。如前所述，它是光緒皇后的嫁妝，是一件定情之物。為什麼要用這棵翠玉白菜做陪嫁的禮品呢？

一塊巧色的玉材，經玉匠的精心構思，將灰白部雕作菜的根與莖，翠綠處則雕成菜葉與螽斯蟲。在《詩經·國風·周南篇》對螽斯蟲有這樣的描繪：

螽斯羽，詵詵兮。

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

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

宜爾子孫，蛰蛰兮。

依宋代朱熹《詩序辨說》的解釋：「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為不妒忌則子孫眾多之比。」嚴粲《詩輯》中也說：「螽斯生子最多，信宿即群飛，因飛而見其多，故以羽言之。」由以上的兩種說法，可知螽斯是象徵子孫綿延，蕃多之意，故而有「螽斯衍慶」的祝辭【四】。

因此這棵翠玉白菜，潔白的根、莖，就象徵著新娘的家族，身家清白，而那隻葉上的虫，則象徵健康的新娘將為夫家帶來蕃多的子孫。而玉本身就是溫柔敦厚的象徵。這翠玉白菜，則真是一件別有含意而又完美的嫁妝了。

2·如意吉祥

清代的玉如意使用最為普遍。多數是贈年長或階級身分高於自己的人，祝賀長者事事如意。如意的來源，是導源於爪杖。上了年紀的人，搔到背部的癢處，因而以爪杖代替，故能如人之意，送禮時送一隻爪杖，也等於祝賀人事如意。但由於爪杖的造形不雅過於通俗，因而失去了送禮的誠意和高雅，因此將它的造形加以修飾，就有了如意的造形。

在佛教的法杖中，就是以如意的造形來象徵權杖，據傳說是由靈芝演變而來的。因此在雕刻如意時，一定少不了靈芝首。靈芝非但是長壽的象徵，同時也象徵著「如意」。

吉祥的「祥」與「羊」的音相近，而「羊」與「陽」又同音。在玉器的雕刻中「羊」也象徵著「吉祥」。動物中：「羊」本性溫和、柔順。且幼羊於吮取母乳時一定持跪的姿態，故予人有「和平安祥」、「至孝」的感覺。我們常見的玉雕中；有三隻羊，或站立或平臥，和諧的聚在一起。又或者是一隻羊，口中啣著靈芝或是背著如意，這些造形都是象徵著「吉祥如意」、「三陽開泰」等吉祥話。

3·海馬負書

〈易·繫辭上〉「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尚書·顧命〉：「天球，河圖。」孔傳：「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改其文以劃八卦，謂之河圖。」河指黃河，洛指洛水，伏羲時代，認為河出圖，洛出書，是天下太平的徵兆。在古代神話中則是象徵君王有德，神馬或神獸也受聖德的感召，負寶書或寶圖而來，這則神話，寄寓了天人感應的思想，也可知古人借此神話，渴望和平，而借河圖洛書，象徵太平盛世之美。

今日大陸北京故宮中，便收藏一件「玉海馬負書」的玉雕。乾隆曾撰〈和闐玉龍馬負書銘〉文：

土繡雲回，蔚兮蒼然。在彼玉河，蓋千萬千。

粼粼環環，曼衍鬻卷。西旅底貢，有如獻環。

刻以龍馬，負書洛川。相承奇偶，數肖地天。

奉若清寧，安益求安。敢誇者定，彌勵惕乾。

神馬昂首闊步，踏海浪粼粼環環而來，其馬鞍中，背負一套玉書，設色之美，立刻使人聯想到《周易》與《尚書》中的「河出圖，洛出書」，象徵聖德君王，為百姓帶來太平盛世。

情意之美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主張境界說，而境界的精華，便在一個「真」字。因此他對「境界」作了三個界說：

「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七】

他又引《文選·古詩十九首》的二段詩句，說明「真」的可貴，他說：

「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久貧賤，軼軻長苦

辛」。可謂淫鄙之尤，然無視為淫詞鄙詞者，以其真也。【八】

由於真感情，真景物，雖是淫詞或鄙詞，仍被視為好詩。王國維的境界說，雖是詞話，其實中國古代的詩話或詞話，就是詩歌中的美學，何況王國維是受尼采哲學的影響，他的詞話，含有中西美學的精華，依據境界說來闡明清代玉器之美，尤其是情意之美，有其在藝術美上的共相可尋。

詩詞文章，構成文學，是用文字表現情意之美，而引起閱讀後的共鳴，而玉器寶石，經過雕刻琢磨，構成藝術品，是用玉石表現情意之美，引發愛玉者玩賞之後的喜悅和珍惜。

今以清三件玉器包括愛情友情國情為例，以見清代玉器表現情意之美：

(1) 一串格格的爱

這是格格送給情人的貼身信物，見〈一串格格的愛〉，其詩如下：

一串古色古香如意腰飾，

是格格送給情人的貼身信物。

六種不同款式的珠玉。

宛如世世永續不變的姻緣。

那一顆圓潤的紫玉石。

獻上至真無邪的慕情。

像藍天無底，滄海無涯的愛，

願生生世世以死相許相隨。

一顆桃紅的社鼓遲遲，

象徵東風吹醒大地的春意。

黃澄澄明珠維繫著至誠的心。

垂結一粒淺藍色是你的誕生石。

儘管雪花紛飛，地心永遠滾熱。

儘管海天分隔，雷電靈犀相繫。

一串格格的如意腰飾，是埋藏心底很久很久的秘密。

——童山〈一串格格的愛〉【九】

從詩中我們可以知道，這串格格的定情物。是一個多寶串，由六種不同的寶石和玉石所串成的腰間佩飾。其中六種不同的玉石，象徵世世永續不變的姻緣。在詩中的結語，一串格格的如意腰飾，是埋藏在心底很久很久的秘密。近代作家——瓊瑤女士，新出了一本小說《新月格格》，是敘述了端親王的女兒——新月。因順治年間的「荊州之役」，改變了她的一生，且引出發出一段骨銘心的愛情故事。女主角新月身上的那串項鍊，就是以三串珠珠，三串玉珠串成，中間懸著一塊古玉，正是一彎新月，也是情人給她的定情之物。【十】

可見清代像這類的玉器，隱藏著多少驚心動人的愛情。他們藉玉器表達心中的愛慕，又含有至高至真的情意之美。

(2) 一片冰心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一九八六年在倫敦一拍賣行，有一晚清鼻煙壺，它並沒有什麼特別的造形，只是壺上刻有唐·王昌齡的〈芙蓉樓送辛漸〉這首詩。而鼻煙壺上的詩乃十九世紀初，北京名內壺畫烏長安所刻。由於他的孫女——英籍華裔的烏小姐，以六萬美金的高價購得。這件普通的鼻煙壺，其中除含蘊祖孫的親情外，更隱藏著一動人的友情。其情節如下：

聶小軒因善於製壺，為一般王孫貴族所偏好，而當時由於清朝廷與洋人時有接觸，王公宦官為討好洋人，多以鼻煙壺相贈，為使壺的造形特殊，故命聶小軒製些八國聯軍擄掠北京時，騎著洋馬，掛洋刀於午門、天壇之寫照，繪入壺中，否則有殺身之禍。聶小軒知性命不保。偕其獨女——柳娘，婿烏長安，得友人相助，連夜逃亡，於城門分手之時，其婿烏長安與柳娘合製之玉壺，也是他們的定情物，贈予相助逃亡之友人。也恰似詩末所言：「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若是親友們問起，可以告訴他們，我會堅持自己的原則，客居清廉自守。借唐人詩，表達了雙方真摯的友情，如同「一片冰心在玉壺」【十一】純潔永固。

(3) 白玉苦瓜

白玉苦瓜——余光中《白玉苦瓜》【十二】

似醒似睡，緩緩的柔光裏。

似悠悠醒自千年的大寐。

一隻瓜從從容容在成熟。

一隻苦瓜，不再是澀苦。

日磨月磋琢出深孕的清瑩。

看莖鬚繚繞，葉掌撫抱。

哪一年的豐收像一口要吸盡。

古中國餵了又餵的乳漿。

完美的圓膩啊酣然而飽。

那觸覺，不斷向外膨脹。

充實每一粒酪白的葡萄。

直到瓜尖，仍翹著當日的新鮮。

茫茫九州只縮成一張輿圖

小時候不知道將它疊起

一任攤開那無窮無盡

碩大似記憶母親，她的胸脯。

你便向那片肥沃匍匐，

用蒂用根索她的恩液

苦心的悲慈苦苦哺出

不幸呢還是大幸這嬰孩

鍾整個大陸的愛在一隻苦瓜

皮靴踩過，馬蹄踩過

重噸戰車的履帶踩過

一絲傷痕也不曾留下。

只留下隔玻璃這奇蹟難信

猶帶著后土依依的祝福

在時光以外奇異的光中

熟著，一個自足的宇宙

飽滿而不虞腐爛，一隻仙果

不產在仙山，產在人間

久朽了，你的前身，唉，久朽

為你換胎的那手，那巧腕

千眇萬睐巧將你引渡

笑對靈魂在白玉裏流轉

一首歌，詠生命曾經是瓜而苦

被永恆引渡，成果而甘。

在台北故宮博物院玉器的展示廳，白玉苦瓜、翡翠白菜，五花脯肉。這三件清玉是鎮館之寶，經常陳列，而不更換。白玉苦瓜是純白色的玉質，刻著兩棵唯妙唯肖，圓潤飽滿的苦瓜，並連枝帶葉。余光中將這件玉器比喻成苦難的中國，雖近百年來，遭帝國主義的侵略、踐踏，但在中國的大地上，並沒有留下任何愉傷和痕跡。如同白玉苦瓜那麼地圓膩而完美，好似沒經過苦難一般。

印度詩哲泰戈爾在《飛鳥集》中所述：「天空沒有留下翅膀的痕跡，但我也曾經飛過。」白玉苦瓜飛過歷史的軌跡跨過苦難的中國，但它依然完美無瑕。

一件清代的玉器，雖經過歷史的滄桑，如今仍舊完美如初，而余光中的這首詩，便以民族的情操，國家的情懷，寫下情意之美的「愛國之情」，正如同他的結句所說：「被永恆引渡，成果而甘。」

附註

【一】見《樂府詩卷四十四》南宋郭茂倩編。里仁書局，1970年12月初

- 【二】《馮夢龍全集·山歌·素帕》馮夢龍編著·江蘇古籍出版社。
- 【三】見《元好問研究資料彙編》下輯·1980年12月出版。
- 【四】見《白話詩經》頁33·吳宏一著·聯經出版社·1993年5月初版。
- 【五】見那志良《玉器的欣賞與鑑定》頁169。
- 【六】見清乾隆御製文初集卷二十七。
- 【七】見王國維《人間詞話》卷上·頁4·收錄於《詞話叢編》第十二冊·廣文書局·1967年出版。
- 【八】同上注
- 【九】見《中國語文》·抒情詩二首·童山。
- 【十】《新月格格》皇冠叢書49全集·頁47·1994年9月初版。
- 【十一】《煙壺》·鄧友梅著·南粵出版社·1987年6月香港初版。
- 【十二】見《白玉苦瓜》·頁147-150·余光中著·大地出版社出版·1974年7月出版。